

12月的联想

□司马小萌

有人说,12月是个吉祥的月份。

数数下面这些词的笔画,哈,都是12画:家人、朋友、恋人、老师……同行、好合、快乐、百年、中国……如果有时间、有耐心,你还能搜出不少美丽动人、朗朗上口的12画的好词儿。

有人说,12月是个浪漫的月份。

本人出生在12月;几个要好的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新朋友,也出生在12月。对这个冷热多变、一惊一乍的月份,多少有些了解。也许是与寒冬初次亲密接触,整个人为之一振,大多数看起来很有精气神儿,甚至有些大大咧咧、不修边幅,像书法里的“狂草”。

12月还是一个承前启后、辞旧迎新,充满期待、幻想甚至是狂想的月份。部门和个人都在“马不停蹄”地做总结;各单位也在规划、展望,忙得脚底朝天。无论亏损还是盈余,要么打碎牙齿往肚里咽,要么抖擞精神再干它三五年。

还有,“迎新晚会”也必须“紧锣密鼓”了;谁叫2020年春节来得那么早。到这时才发

现,吹拉弹唱,各单位人才济济。根本不需要“巨星”出场,自己登台“秀”一把,照样光彩照人。

各项工作,各种忙碌。于是,这个一年中的“垫底”月份,顿时“身价倍增”。

而那些没休完年假的朋友,就惨了。领导会说:年底工作那么多,你就算了吧!

不过,自己给自己“小结”一下,还是必要的。甚至,“大结”一下,也未尝不可。

这两天,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老马,就很忙活。他把自己进新华社以来拍的片子整理出来,编了个图片集,邀我写几句话,算是“序”。虽然不出版,只是资料集,我还是痛快答应了。同行嘛,帮个忙应该的。更何况,此君当年与摄影结缘,我多少也“推波助澜”了一把。

我在“序”中写道:大家叫他“马爷”。这个称呼,似乎可以有:五十七八岁的人,又是中国最大通讯社——新华社的山西分社图片总监,长期雄踞一方。但是,我叫他“马爷”,这家伙肯定不好意思,因为初识时,他还是一个十



分腼腆的十九岁的小伙子,在山西一家工厂做临时工。1981年,我主持的北京晚报摄影部和北京市青联一起,发起摄影比赛《比比谁的心灵美》,小马就是其中一个投稿者。这小子受摄影爱好者父亲的影响,对拍照十分痴迷,在这次摄影比赛中得了奖,成为当时北京晚报外埠摄影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个。据他回忆,奖品,是一个笔记本,他珍藏至今。也许这次得奖,进一步诱发了这个山西青年对摄影的追求,他一步一个脚印,从基层迈进了国家通讯社。这本集子是他在新华社工作的小结。每张照片都留下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的心血。你的心也会随着照片,与国家的脉搏一起跳动。有人问,成功的标志是什么?我的回答是:做了你喜欢的事;而且小有成绩。这

就够了。

老马收到序,高兴极了。其实,写完之后,我也捎带脚回忆了一下38年前的事,振奋了一下精神;又乘胜追击,对今年以来做的诸项工作,做了个小小回顾。有检讨,有傲娇。深沉了一会,傻笑了一阵。

人,是需要不断沉淀,不断进步的。咱们不是圣人、不是神人,更不是完人;但请你相信,老百姓的日子,也会掷地有声。

那么,12月,走好吧您呐!

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,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,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?即日起,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: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,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,突出真实性和趣味性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,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



拎大自然回家

□曹化君

迷蒙中,心绪悄然飘向窗外,站在花红柳绿里朝我挤眉弄眼。我打个激灵,起床,下楼。

出来大院,我踌躇起来,南,东,西三面都有花草,树木,水,朝哪个方向走?学卢浮宫大火中抢救画作的人,选了最近的南面。

花儿有的欲开未开,有的半开,有的完全开好了。草和树也是,有长出青蒙蒙的芽儿的,有出落得有模有样儿的,有仍然枯荒着的,有依然穿着去年的绿旧衣的。表情从容自若,没有一个因为我来而有一丝丝改变或故作。谁说梅兰竹菊是四君子,这样说的人一定是市井俗人。每一棵草,每一朵花,每一株植物都在大自然里慎独着,都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呀。

站在一棵花树下,手在衣兜里抓挠,真想折一枝带回家,插瓶里,慢慢看,细细嗅。到底放弃了,留着吧,让蜜蜂少一份辛劳,多

一份收获。

四下里没有人,摘下口罩,病毒也讲原则的吧,不会无缘无故找上门来。记忆中,我从没戴过口罩,我喜欢和大自然融为一体,我原本是大自然的一粒尘。昨晚出去散步,这是新年后第一次出门散步,在家里圈了两个月了。可是,口罩阻滞了我的思绪在大自然激起的欢悦和感触里恣肆嬉戏。

今天第一次晨路,出门前,我决定和口罩握手言欢。它仿佛被感动了似的,一路上为我遮挡着冷风,让我无所顾忌地在大自然里撒欢儿。

迎面走过来一个人,我戴好口罩,拐向旁边的小岔路。望着那人手里托着的鸟笼,思绪里没了鄙睨。被“新冠”封在家的日子里,我发狠地想,解封后第一件事情,去最大的花圃,买很多很多花,摆满一屋子。花儿和鸟儿一样,都是大自然的尤物,我笑豢养鸟儿的人是叶公好龙,我把花搬回家不过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。

芦苇还是老样子,一大片一大片,密密匝匝,一束束白发在风

里飘摇。它们是从《诗经》里走来的一群耄耋老者,还是新生又老去的舞勺之年?

几只水鸭游过来,叫两声,忽而一只扑棱起翅膀,腾地飞出来,溅起一扇水花儿。另几只不甘示弱,贴着水面转圈儿,鼓起一蓬水花,仿佛舞女鼓胀的裙。水鸭有了张扬的人性,我却一点儿不讨厌,它们的显摆和花草一样,那么真,那么纯。

走过来两个人,一男一女,虽然都戴着口罩,还是躲开好,拐向旁边的小土路。转身看见红彤彤的太阳,仿佛才扑过粉的脸,很厚实,没有亮光。一条柳枝打在脸上,凉沁沁的。我伸出手去,想把它搁在手心里,很快发现我的自作多情。太阳化好了妆,鲜亮亮的光芒映照在柳枝上,花草上,水面上,处处明媚,和暖。

忽而起了一个念头,采摘一缕缕阳光,编成筐,把大自然装进去,拎回家。